

## 哈维尔·米莱的阿根廷：他对高等教育的观点背后隐藏了什么？

马塞洛·拉博西

马塞洛·拉博西 (Marcelo Rabossi)：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迪托卡托·迪特拉大学政  
府学院 (Torcuato Di Tella University) 全职教授

电子邮件：mrabossi@utdt.edu

在 2023 年，阿根廷通货膨胀率飙升至 211.4%，而贫困率达到了 40.1%。在这样的背景下，阿根廷人迫切渴望彻底改变。因此，可以说，经济学家哈维尔·米莱 (Javier Milei) 成为阿根廷总统并非单纯基于信念和理性，而更像是对数十年来经济停滞和贫困化的深切挫败感的回应。米莱因在大众媒体上提出非传统的解决通胀和贫困的建议而声名鹊起，他的当选标志着一种对现状的激烈反叛。

### 政治弱点与教育的迷失方向

2021 年，米莱创立了“自由进步联盟” (La Libertad Avanza)，这是一个由支持自由主义的小型政党组成的联盟。两年后，他当选为阿根廷总统。然而，这种迅速崛起也伴随着政治上的脆弱性。自由进步联盟在国会两院均为少数派，这迫使其不断与反对派进行协商。在教育领域，米莱上任时并未携带任何权威专家。因此，在其执政的第一个月内，其政府开始组建技术团队，但团队成员未必完全认同他的观点，这预示了教育政策可能出现的转向。

### 米莱政策与现实的冲突

在总统竞选期间，米莱支持通过教育券系统 (a voucher system) 为教育提供资金。他的教育部长早在被任命之前就对这

一模式提出了质疑。此外，他还提出对国立大学收取学费，从而结束目前本科教育免费的政策。阿根廷有 67 所公立大学，约有 220 万名学生就读 (占整个系统学生总数的 80%)。国立大学仅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对本科教育收取过学费。第一个时期是 1980~1983 年，在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时期。第二个时期是 1995~2015 年，在梅内姆政府和基什内尔政府的三个任期内，每所大学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收费。自 1949 年以来，阿根廷一直实行本科教育的免费入学政策。2015 年底，1995 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中的一项条款被修订，这一决定再次得到了确认。值得一提的是，在 1995~2015 年期间，选择收取学费的大学非常少，这表明公众普遍对高等教育私有化持反感态度。

虽然米莱后来澄清短期内不会推行收费政策，但他已向国会提交法案，提议向非本国籍学生收取学费。尽管该法案能否通过尚未确定，但由于大学的自治权，许多学校可能会选择不执行此政策，这也凸显了国家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权力斗争。

另一项可能间接影响高等教育的提议是实施高中毕业考试。从 1983 年开始，阿根廷的大多数国立大学均免除入学考试，仅要求部分学生在第一年完成补修课程。

尽管公众对大学入学考试的必要性展开了讨论，但目前的国会谈判表明，免试入学政策仍将保留。

## 阿根廷迫切需要变革，以重新步入实现发展目标的轨道

米莱认为，国家对经济和私人事务的干预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但这种观点过于简单。问题的核心并非国家规模，而是政府是否拥有足够的资金以及能否有效分配以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如司法、医疗和教育。当市场失灵时，公共服务的提供尤为重要。然而，阿根廷的现实却并非如此：政府长期依赖超支运行，通过印钞填补赤字，从而导致通胀。2007~2023 年间新增的 23 所国立大学中，许多缺乏战略规划，纯粹出于政治目的的建立，这进一步暴露了资源配置的非理性。

## 大幅度削减预算与公立大学系统的威胁

为减少财政赤字，新政府在前两个月采取了一项震荡式策略，大幅削减公共支出。据国家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仅在 2024 年 1 月，政府对国立大学的财政拨款实际减少了 16.5%。与此同时，学生奖学金的提供也有所减少。对此，一些大学表示，如果目前的资金削减趋势持续下去，它们最多只能维持运营四个月。此外，一些大学已经开始减少招生人数，例如基尔梅斯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Quilmes）、萨米恩托将军国立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General Sarmiento）和乌尔林厄姆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Hurlingham）。对公共大学系统的这一大幅预算削减，导致 2024 年 3 月中旬教师发起了大规模罢工，其直接原因是从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3 月期间，教师的实际工资骤降了近 50%。

同样地，现政府全面削减公共支出的承诺还体现在暂停了五所新国立大学的开办。这些大学原定于 2023 年 9 月根据国会法案批准设立。政府表示，此举是为了核查是否所有行政程序均已合规。然而，事实却是，过去 15 年间创办的许多高校被视为政治需求的产物，而非实际需求的回应。

## 结语

一方面，米莱总统愿意接受具体提案并讨论阿根廷的未来以及大学在新发展议程中的作用，这是一种积极信号。另一方面，他对削减公共开支的执念而忽视最弱势群体需求，可能加剧社会矛盾。此外，进一步减少本已微薄的科研经费（仅占 GDP 的 0.6%），将威胁到国家的长期发展。尽管确实需要基于战略视角优化资金分配，但削减不应以牺牲国家未来为代价。可以预见的是，国会中严肃而注重对话的反对派以及社会对公共教育作用的保守观念将制约新政府的极端化政策，确保国家在改革中不会忽视社会公平和国家发展的根本需求。